

## 一封“批”，以厦门为中转

在闽南方言里，“批”就是信；侨批（侨汇 + 家书）之所以能成体系，底层原因有两个：口岸与水网。

清末到民初，闽南人“过番”下南洋，钱与信的回路大致是这样：海外华侨把钱与家书交给侨批局/水客，汇总后经由轮船口

岸转运；厦门作为福建华侨出境与侨汇集散的核心门户，承担分拣、中转与兑现链条的关键枢纽角色。这是一种典型的“双扇形”结构：一头连着东南亚华侨社区，一头连着一张细密的侨乡投递网，而扇柄就是厦门口岸。

天一信局正是在这套结构里生长出来的“民间国际邮汇机构”。创办人郭有品早年下南洋，在菲律宾从“水客”做起，1880年在家乡流传村把银信递送做成制度化、可复制的机构形态，早期称“天一批郊”，并逐渐把网点铺开。到1892年，郭有品在流传村设总局，同时在厦门水仙宫一带、晋江安海、菲律宾吕宋设分局，并置小汽船，打通厦门—流传—安海水上游路，形成从收汇、转运到解款的链条。

## 天一总局修缮重开，一封『家书』里的侨乡故事

## 一纸侨批半世牵挂

夏天的风吹过角美流传村的港口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像旧日的电报码。站在刚修缮重开的天一总局门前，最先抓住视线的，是北楼立面那些南洋风的拱券与灰塑，以及门楣上那块旧匾。“天一总局”四个字，像一句跨越山海的承诺：出海的人把钱和信交给它，它就一定能送到故乡母亲、妻儿的手里。

日前，这座位于漳州台商投资区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成修缮，已对外开放：工程围绕大厝、宛南楼、北楼、陶园四大核心建筑，遵循“最小干预、修旧如旧”原则开展科学修复，同时推进周边环境整治与配套提升，成为了侨批文化旅游目的地。

天一总局的故事，从来不只属于角美一隅。它的“血管”在厦门，串联起南洋与侨乡网络。



据媒体报道，厦门海沧市民高冉在岳父遗留的旧稿中，发现一批虫蚀鼠咬的竹纸手稿，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一部《榴阳郭氏田产总账》：记载由十五世孙碧芊于1792年初编，1864年重录续修，内容续补到1918年，账册内多次出现“天一总局”相关字样与族产规约信息；同批手稿里还有1926年台湾赖氏宗亲谒祖诗稿等两岸史料。目前账本已完成



## 修缮重开，亮点纷呈

这绝不只是一座风貌独特的“番仔楼”。宛南楼的功能，是早期办公与居住合一，带你回到批馆还是“家业 + 商号”混生的阶段。

北楼是真正的总部气质：业务柜台、汇兑区、接待与内账空间沿着动线排开，外墙装饰把小天使、和平鸽、骑车邮差这类“世界语”刻进闽南建筑里——做的是跨国生意，审美与装饰也是世界级的。

这次修缮，把残损构件、灰塑、屋面等按文物逻辑修复，同时清理过去的加建、还原传统侨建筑风貌，并配套文化广场、游客动线与古渡景观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电影文化看板吸引了



不少游人拍照打卡。

侨批业最大的产品不是信，而是信任：海外华侨挣的是血汗钱，寄回去的是全家的寄托。据资料介绍，天一信局曾遇极端危机：运批途中遇险，经营者宁可变卖田产也要先把华侨托付的款如数兑付，把“天一”两个字融进侨乡口碑里。



## 海沧发现天一总局账本

拍照存档，高冉夫妻正进行托裱、补纸等专业修复工作。

天一总局不只是一个建筑群，它承载着宗族财产管理制



度、财务账册体系，更深度融入侨乡村落的治理与日常生活。这是鲜活的华侨文化。

(文、图：林硕 参考资料来源：福建日报、海峡导报、天一批馆)

## 天一总局与厦门“官邮”

很多资料、文章将“民间侨批局”与“民间自主业态”划等号，其实从晚清时期开始，国家邮政就开始把民信、批信业态纳入管理框架。

1896年清政府正式开办大清邮政，1897年厦门邮政成立，称“大清厦门一等邮局”，并按规章要求：经营批信的民间机构须登记挂号才可合法经营。天一信局就以“郭有品天一信局”的名义登记注册，纳入官方的管理——在官邮与民局共存格局里，通过执照管理获得大规模运转的合法资质，厦门分局成为其最重要的枢纽据点。

这也是为什么在旧广告史料里会看到它的厦门地址写法“厦门住水仙宫街门牌二十六号



内”，并列覆盖龙溪、海澄、同安、金门等地的信汇地点——它把厦门口岸的“前台”与角美流传村的“后台”咬合在一起：海外来的银信到厦门分拣入账，再由内海、内河水网送进侨乡村落；侨乡回执与下一轮收汇信息，也沿同样的“血管”回流。

天一总局修缮重开，真正的课题不是“把房子修漂亮”，而是让侨批文化走出展览柜，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。比如它可以是一条侨批文化研学路线：鹭江道/水仙宫片区（侨批业集聚记忆）→ 轮船与码头叙事 → 角美流传村（总局旧址与港口）。

采访手记

账本还在修复，旧址刚刚重开。当您去到天一总局，站在北楼门口，想象一艘小汽船从九龙江口拐进鹭江，舷边浪声里装的不是货，是“阿母，我平安，钱在批里”。这，就是侨批值得被铭记的原因。

